

閱讀仙洲上的曙光

「金門馬祖文學特展」的策劃與發想

文／趙慶華
研究典藏組

台灣文學館展開「金門馬祖文學特展」的籌備與策劃，以宏觀的視角展現台灣文學的豐饒，讓觀眾看到長久以來逐漸被遺忘的金門、馬祖，在令人目不暇給的作家與作品中，區劃出「仙洲」、「戰地」、「曙光」三種意象，分別對應「古典文學」、「戰地書寫」和「常民生活采風」這三個主題，向觀眾娓娓訴說百餘年來不同階段的金馬文學變貌。

許多人一聽到「金馬文學」，反射性脫口而出的問題大概就是「金門、馬祖有文學？」聽起來很沒禮貌，但似乎又見怪不怪，畢竟多數人對金門、馬祖的印象，不是烽火煙硝的戰地，就是重重霧鎖的離島；不是阿兵哥的大本營，就是高粱酒的故鄉。文學？感覺很遙遠。大部分的我們不知道的是，金門在過去的歷史上，曾是文風鼎盛的海上仙洲；而自從1992年金馬解除戰地任務之後，昔日的荒島也早已脫下單調肅殺的軍裝迷彩服，展現繽紛斑斕的在地風貌。在歷史的長河中，金馬各自有其蜿蜒曲折的身世，但此刻，在台灣的我們與其卻是不可分割的所謂「命運共同體」，特別是當越來越多人對台灣文學已有基本認識的今日，沒有理由再把金馬文學置於邊緣，忽視其存在。因著這樣的緣由，台灣文學館展開了「金門馬祖文學特展」的籌備與策劃。

「加法」的金馬文學

面對這樣一種特殊的文類，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到底「金馬文學」是什麼？或者，換個方式問：什麼樣的作品可以被稱為「金馬文學」？就如同葉石濤先生以「加法」為原則來界定台灣文學的內涵，我們認為，倘若考量金門、馬祖與台灣特殊的地緣關係和歷史淵源，「加法」也同樣適用於「金馬文學」的範疇。根據作家與作品的交集，「金馬文學」的涵蓋層面與發展歷程其實有著相當深厚的底蘊，包括歷來出身於金馬的古典文人留下的詩文作品、1949年後駐守當地的軍中作家書寫的戰地文學、在金馬度過軍旅生涯的青春筆記、金馬子弟移居台灣乃至海外的懷鄉書寫，以及在地作家對金馬文化傳統與生活風貌的如實描繪……等；亦即舉凡作品的內容主題、作家的經歷背景與金馬有點關聯的，都應該被視為金馬文學的一部分。

由於這個展覽的重點，不在於突出某個作家或某部作品，而是希望能夠以更為宏觀的視角展現台灣文學的豐饒，並讓觀眾再次看到長久以來逐漸被遺忘的金門、馬祖，因此，在令人目不暇給的作家與作品中，我們拉出一條時間的軸線，兼及創作面向與取材的多樣性，根據金馬歷史命運的重大轉折，區劃出「仙洲」、「戰地」、「曙光」三種意象，分別對應「古典文學」、「戰地書寫」和「常民生活采風」這三個主題，向觀眾娓娓訴說百餘年來不同階段的金馬文學變貌。而這一切，都要從金馬的「前世今生」開始說起。

細數前世今生

距今7900年前，馬祖亮島上已有人類活動痕跡；距今5、6000年前，金門金湖鎮溪湖村出現了復國墩貝塚遺址……。考古學上的重大發現提醒我們，儘管地



理位置僻處「邊陲」，但是，迭經時代的淘洗，金門、馬祖早已演繹出獨特的生命丰姿，在閱讀文學作品之前，對此梗概理應有初步的掌握。緣此，我們設置了「金馬文史年表」這塊入門磚，翔實羅列金馬的重要文化與文學紀事，希望能將基本但關鍵的文風形貌傳遞到觀眾腦海中，以此作為走進「金馬文學特展」的起點。

悠遊海上仙洲

金、馬入史，古已有之，儘管多數文獻蒐羅不易，但有限的史料，仍足以讓觀眾一窺千百年來，古稱為「浯州」的金門如何從海嶼仙洲搖身一變為文風鼎盛的「海濱鄒魯」，影響無數名士碩儒留下傳世之作；而北宋時期即有駐兵防守的「上下竿塘」又是如何在幾經海禁後，從「耕漁稠密」演變為「匪船潛藏之所」，繼而承載閩東傳統聚落與濃厚海洋文化風情，成為今日的「馬祖」。藉由古典文學史料的重新閱讀與挖掘，勢將為「金門學」、「馬祖學」的研究與發展帶來嶄新的契機。

烽火連天，戰地風雲

1949年的國共戰事不約而同地將金門、馬祖捲入了這場近代史上的大變局，也徹底改寫了這兩座島嶼的命運；自此，它們從蕞爾邊陲躍居為保家衛國的前哨站，在第一線屏障著台海安全。嚴密的軍事控管與無所不在的戰爭陰影雖然對軍民的生活及心理皆造成極大的壓抑與局限，但此一特殊的歷史機緣卻也催生了無數描繪戰地風雲、記錄戰火喧囂的詩篇——許多台灣作家在戰事頻仍的年代前往兩地進行參訪，將其所親歷的軍中見聞與飽受戰火威脅的前線生活，化為一篇又一篇的戰地謳歌。另有一批作家在軍旅生涯，曾親歷「單打雙不打」、「八二三砲戰」等戰火喧囂，他們在碉堡內、在壕溝裡，一字一句地為砲火下的無名英雄豎立豐碑，以文學之筆留下台海對峙的時代印記。還有眾多在金馬服役的青春男兒外島書，則寫出了與袍澤共患難、與在地民眾或緊張或依存的關係……。藉由這

些文字，我們猶如重返金門、馬祖曾經走過的時代軌跡，也將看到，在歷史悲情的宿命之外，其所擁有得天獨厚的文學資產。

回首故園，看見曙光

長期的軍事管制與地理空間的阻隔，猶如重重迷霧，為金門、馬祖增添了一股神祕的色彩，也讓世人逐漸遺忘它們本真而原始的純樸面貌。事實上，在嚴厲肅殺的迷彩軍裝之外，金馬自有其豐厚而活潑的生機，無論是傳統習俗、日常膳食、人文采風、自然生態，皆頗具特色。這些元素，是離家遊子漂浪於途的安慰，也是當地住民凝聚認同的基底，更時刻縈繞於作家文人心中，演化為兩地近現代文學得以生根茁長的重要養分。懷鄉誌記與常民生活書寫包括旅外作家離開原鄉的愁思、歸返故土的悸動、踟躕在異鄉與故鄉之間複雜的心路歷程；在地作家對風土人情、童年往事的追憶；還有部分非金馬作家於解嚴後來此的遊歷見聞，他們寫人、寫景、寫美酒和美食，也寫出了脫離戰地任務、軍事管制後的金馬，如何迎來和平的曙光，字字句句都鏤刻著溫厚的情誼，紮根於土地的記憶，則是別有一番滋味的金馬文學。

認識金馬作家

趁著此次策展之便，我們去了一趟金門、馬祖，希望藉由實地的踏查，能對這裡的人——特別是在島嶼上寫作的人，能有多一分的認識和理解，以便更為深刻地感知其文學的內涵與質素。我們拜訪了在1970年代創辦金門第一本文藝刊物的陳長慶先生，至今仍像公務員似的每天準時走進他所經營、歷史悠久的「長春書店」上班；也在飄著冷風細雨的牛角村，見到了「群島詩人」謝昭華、賀廣義、林錦宏等人。此外，還有許多旅台金馬作家在展覽籌備期間提供了慷慨熱情的協助，想要知道他／她們是誰？寫了哪些作品？「金門／馬祖作家名錄」會為您揭曉。☒